

百花洲文庫

淡紫色之夜

黃葯眠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6.7
6

86
I246.7
186
3

B535/25

淡紫色之夜

黄药眠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南昌
B 131744

目 录

- 陈国瑞先生的一群····· (1)
- 重 逢····· (24)
- 淡紫色之夜····· (48)
- 古老师和他的太太····· (81)
- 暗 影····· (133)
- 后 记····· (187)
-

陈国瑞先生的一群

当陈国瑞张眼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八点二十分钟了，但是照惯例他还躺着。根据他自己祖传的卫生学说起来，每天早上睡醒了以后，闭着眼睛再躺二三十分钟是比吃鹿茸和人参还要更有益于身体的。

不过今天他虽然闭了眼睛，心里却不无忿忿。他很懊悔，昨天不应该错打出了一张红中，至赌输三十五块钱零五角给夏湘帆。其实三十五块钱零五角也还没有什么关系，最该死的是，和下牌去的时候，还敢得意地高叫着，“这就是抗战必胜……”并且还露着满口都是骨的牙齿这样高兴地笑！这完全是故意来糟蹋他。他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是我在演说会中所引用的神圣的口号，但是他公然敢在麻雀场上用起来，这的确说他是那个……，都不会有甚么过分！接着，他越想越气。后来他索性不惜花费脑力去想凑足他的“十大罪状”。

当陈国瑞第二次张开眼睛来的时候，时钟已是

指着九点，他头脑有点昏，但这已是非起床不可的时候了。他虽然不很忙，但他总得到部里去规规矩矩签到。“签到”，这并不是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正足以证明陈国瑞先生的重要，简简单单地在簿子上划几笔，每个月就换来国币二百四十，他要养活自己的妻儿子女，他要维持自己一百八十磅的体重。

他慌不忙地坐了起来，最先低着头看着自己两只脚上的十个脚趾的蠕动，然后他一手把案上的镜子拿来，仔细端详了一下自己的面孔。

“唔，怎么弄的，瘦了呀！……”他心里突然打了一个突兀，屈指一算，他的确已有一个星期没有过磅了，他是以永远维持一百八十磅为“原则”的。“如果这样继续瘦下去呢？……”他想。这真的有点使他发愁。

“凡是一种结果必然有他的原因，”他是读过理论学的大学生，所以他知道，他之所以瘦自然不会有原因。

他背着手在房里绕了几个转，一手抓着头发，心里在排列着他已经思索出来的原因，第一，国难期间，精神过劳，如到各方面去探听消息，躲飞机，担心老婆子女的安全等；第二，营养不足，如自从家眷回去以后，就没有吃过米粉肉，猪蹄膀，红烧鱼头之类；第三，现在每天晚上的确也闹得太

厉害了。

他想到这里，就不愿意想下去了，于是他放开喉咙高声叫道：

“茶房，打洗面水来！”

他带着渴睡的眼跑进了办公厅。

他在签名簿上端端正正签了一个名，然后把他的头向左歪一歪，又向右歪一歪，仔细端详一下自己写的字。他自己觉得十分高兴，因为他自负这三个字没有一笔不雄浑而有劲，合乎美学的原则，他常常因此觉得骄傲；我陈国瑞没有什么所长，就是靠这三个字吃饭，养孩子。

他刚刚要打转身，突然觉得右手边好象有人触他一下，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李秘书，他是一个矮个子，那细小的眼睛里露着狡谰的神色。鼻孔一咻一咻的在仰望着他。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微笑一下，会意地点了一个头，然后一声不响地一同跑出走廊。

“怎样？你听到有什么消息么？”

“唔，你知道，英国大使这次来汉是想出面调停中日的争端呢！”

“啊，那怎么样？”

“但领袖不赞成，……其实说一句良心话……如果大家停了战，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总会比较舒

服的！”

陈国瑞先生摇了摇头，以示他不能同意他的高见。但是心里却感到一种微妙的愉快，他想，“这才是确切的真理呀！”

但李秘书给他头这么一摇，显然有些惶惑起来。因此他赶快声明：

“这不过是我个人的私见！……也许不对……怎么，你不赞成么？”

“没有什么。”陈国瑞先生阴沉沉地答了一句，“你再没有听见旁的消息了么？”

“没有了，就是这么一点……”李秘书忸忸怩怩地再搭讪了两句闲话，于是把头一点，就赶快去了。

陈先生今天有点感觉失望，因为这一点消息实在太不够了。照例，他每天总要向朋友们说些大家还没有听见过的最新的消息，这样来表示他在政府里面地位的重要。当然，这一点消息实在还是不足以表示自己的卓越的。因此他不得不另外去想法。

他在办公厅打了一转，有些科员们在低头抄写些什么，有些则三四个人低声耳语，有些则面前摊着一张纸，眼睛发呆。他对其中的某些人微微点了一点头，略略表示一下招呼的意思。走到部长办公厅，一听，原来部长在会客，于是就蹑足走进科长室里去。

古科长正在拿着一枝笔在纸上划着许多阿拉伯数字，他一看见陈国瑞先生进来，马上就用另外一张纸把这张纸片掩住了。

“怎么样？好吧？”

“还好。”古科长点了一点头。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消息吗？没有什么……”他眼睛望着远方，
“只是英大使想来调停中日事件，不过这件事恐怕你也已经知道，因为李秘书一定告诉你了。”

“这我已经知道了，还有旁的消息吗？”

古科长回头看了他一眼。

“听说九江战事不大好，因为都是新兵，损失了不少人……还有××要运来的飞机，直到现在还没有到……”

“啊，难怪，这几天敌人的飞机老是来骚扰我们呀……怎么的，你的精神为什么这样差呀？”陈国瑞先生突然注意到这位古科长，眼睛老是注视到远处，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

“哦，国难期间，谁不是这样神经衰弱！”古科长阴沉地笑了一笑。

桌子上的电话机忽然唧唧地响了起来，陈国瑞觉得他已经多少达到了采访的目的，如××飞机没有到之类，所以也就说一声“打搅”，跑了出来。

在走廊里，他碰见李世芬也挟着皮包出去。他

是一个高个子，上唇上，留有一撮日本胡子，走路来直挺挺的八面威风。但其实他也是同陈国瑞一样的签名吃饭的同志。而且因为他对于部里每个人的私生活都有深切的研究，所以人家给他一个“消息之总汇”的头衔。

李世芬一看见陈国瑞先生，连忙打了个躬，笑吟吟地说：

“陈委员，你也回家去吧？……我们一道走。”

一只脚才踏出了大门，李世芬就向前后左右看了一眼，然后低声对陈国瑞说：

“你知道吗？一个很有趣味的消息呢……”

“什么消息呀？”陈国瑞很高兴，以为这一次有了什么意外的收获。

“你知道古科长的太太是住在香港的……”

“这我早就知道，怎么，是关于她的消息吗？”

“前个星期古科长接了一封古太太的航空快信，说小孩生了病，要寄五百块钱，星期一照数寄去了，但是昨天又接到一个电报要寄一千，说古太太自己也病了，要进医院开刀……但是据人家说古太太现在正同别一个男人住在皇后酒店呢！……”

“这也许是别人造谣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是非有确实的根据不肯随便乱说的呀……”

“难道古科长自己会不知道？”

“唉，‘大丈夫者最后知道其妻者也！……’世界上的事，常常就是如此！”李世芬说到这里似乎是十分感慨！

“现在的世界，连夫妻之间也好像做戏一样，你骗我，我骗你！”当要分路的时候，陈国瑞也不觉慨叹了一声，一面肚子里想着自己的心事。

一到家，茶房就送来了一封信，这是他的太太写的。关于古太太的传说忽然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哦，一定是又要钱呀！他想。

信上是这样写的：

国瑞，亲爱的：

现在我们所过生活的痛苦，实在使人难于想象。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又暗又湿，据你母亲说是从前堆柴草的。你看，从前老母鸡生蛋的地方，现在就做了我们母子两人的“狗窝”。

关于饮食。这里的井水是咸的，河水是浊的，白天吃着苍蝇吃剩了的菜饭，夜里，就做了蚊虫的牺牲品。前几天我床头发现了一只五寸多长的蜈蚣，自此以后，我每天晚上都神经衰弱，睡不着。小宝宝因天气热，满头都生疮，你母亲只知求神问卜，一点也不能帮助我照顾孩子，想雇佣一个老妈子，但一见那些乡下女人，手脏脚脏，我就心头作呕。我每天都在生气，这样的生活真是地狱呀！

我真不了解，我们好端端的生活着为什么要要有国难，为什么要抗战？

钱早已用光了。请赶快寄钱来。你现在一月二百四十虽然比以前减少了些，但是每月三份分，你也得寄我母子一百六十。

李太太刘太太她们才阔气呢，自己家里不住，另外租过洋房子来住，还从外面带回一个当差，一个老妈子。你总喜欢在我们面前夸嘴，但是比起她们来，我还是十分寒酸呢，十分寒酸呢！

海狗鞭丸，现在夏天来了，你也不要再服食了。无聊的时候，打打麻将是可以的，但不要同那些无聊的朋友们到外面去胡闹呀！

快快寄钱来，小宝宝整天都在问爸爸呢！祝你健康！

妹丽霞 七·十五

真是该死，陈先生一面脱衣服，一面想，我有二百四十，她就要一百六十，难道她想同我分家还是怎的！她住在地狱里，那么，我就……真是该死，只是向我要钱，一点也不来安慰我……陈先生躺在竹床上，使劲地摇着芭蕉扇，眼睛直望着天花板，似乎是在生气。

但是当他喝了两杯冷茶，心里一凉以后，他又似乎觉得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了。真的，难为她呢，他想。一向都是在城市里住惯了的，现在要回

到乡下去受罪，没有好吃，没有好住，还要听母亲的噜嗦，又要带小孩子，不，她一定不会象古太太般的，你看，她对我还是多么体贴啊！于是他又把那封信重新打开来再读一遍，他忽然觉得这里面每个字都充满着爱，而且还很有政治眼光。他举眼张望了一下房子的四周，除了几件刺眼的家具以外，他觉得他简直给空虚和寂寞包裹着。他不自觉地在眼角里流下了两滴莹莹的泪来。

唉，现在才知道老婆之可爱呢。他自己好象恍然大悟似的了解到新的真理。

这种新的灵感使得他不能不振起他疲劳了半天的精神，提起笔来写信。

丽霞，我所最最亲爱的：

自从你走了以后，我简直就不知道怎样活。我现在公事十分忙碌，每天这会那会，总要闹到半夜才得回家，同时还要应酬，自然钱也花得比平时多。

你走了才半个多月，我的体重已经减少了八磅，你看这样瘦下去，将来真不堪设想！所以会瘦的原因是因工作过劳，营养不良之故，所以你说你受罪，其实我也是正在受罪呢！

钱，我总是想法，能寄多少就寄多少，至于一定要一百六十，那恐怕很难做到。海狗鞭丸早就不吃了。我现在很忙，绝不会去胡闹，你尽管放心好了。

希望你好好照顾小孩子，如果生疮还不见好，可买一点吉林参来给他吃，那一定会很见效的。

又：你跟了我这几年，的确思想上也大有进步。例如你提出，我们舒舒服服生活，为什么要搞抗战？要搞国难？这是个大问题，有机会，我要提出来到我的委员会讨论……

我事忙不能多写，祝你们母子健康！

国瑞 八·八

写完，他重新再读一遍，他觉得一切都写得十分忠实和委婉得体。他一向就有着这样的美德，就是当他用诚恳的态度来说谎话的时候，他也就忘记了自己是在说谎，而说的却是道地的真理了。当然这封信在他看来也是十二分的忠实的。

他把信慎重地叠好，又注视一下自己指甲里的泥垢，然后，叹息一声，才把信放进信封里面去。

等到一切事情都办完以后，他觉得肚子里似乎有一点空空洞洞的，于是他知道把猪牛排填进肚子里去的时候到了。不过西制的猪排是无论如何不及家制的米粉肉的。他总是有着这样一个确切不移的信念。对此，有人说他是“国粹派”，但他自己说“这就是爱国主义”。

午饭以后算是陈国瑞先生昼寝的时候了。他脱开了鞋袜，闻了一闻自己的脚臭，（这算是他每次

就寝前的一种娱乐)当他正想把整个充满着疲乏的身体摊开来休息一下的时候,房门外则有人在敲起门来。

“进来呀!”国瑞先生有点不耐烦地叫了一声。

门慢慢地推开,一位身体颇长的穿西装的青年跑了进来。

“陈先生,你在休息吗?……”他毕恭毕敬地点了点头,脱去了帽子。他有一头象冰块般那么光亮的头发,从头发里蒸发出一股微带着汗臭的香气。

这位同乡李子详是才从大学里毕业出来不久的,所以一举一动都带着学生气。不过最近为了适应环境起见,他也正在向“学习老练”这条路上走。

“啊,请坐,请坐。”陈国瑞先生起来招待这位青年客人,同时却紧皱着眉头。

“陈先生,近来一定是很忙吧?……”

“哦,还好,还好,……”

“真是,现在国难当前,只要有一份力量也是应该为国家尽一份力量的。”

“哦,哦。”陈国瑞先生无精打采地点着头。

“最近,陈先生听见有什么消息吗?”

“还不是在报纸上所看见的那些。”陈国瑞脑

筋里虽然藏着有一些今天所探听得来的消息，但是他觉得在这个小孩子面前没有必要表示自己的才能。

“陈先生对于目前张高峰的事件，有什么意见？”

“哦，……”他最初摇了摇头，但后来一想，觉得对于这样重要的事件似乎是非说几句不足以维持自己的尊严。所以他赶快就接着说：

“哦，其实呢……这要看他们两国的国内情形……还有，要看国际情形……我看也不会怎么的……”说到这里，陈国瑞先生打了一个嗝，洋葱的气味一直冲上喉咙，这使他对于这位新客提出的问题，起了一种憎恶的心情，不愿意再说下去。

“据小侄的意思，这次战争是非扩大不可的。”李子详觉得这正是他发挥“伟论”的时候了。他决意把从各处听来的一切言论搜集来象小学生背教科书似的一直背下去。

“现在日本的陆军大臣正是少壮派的板垣，而苏联远东军领袖加伦也正是主战派的健将。还有据说最近苏联远东军的大将卢西可夫逃到日本去，曾供给日本军部很多秘密，[●]所以这次日本突然向苏联进攻也不是偶然的。再从苏联方面看来，现在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政府采取强硬态度，这也正表示苏联政府有应战的决心。……”说到这里，李子详作

了有力的一顿。

陈国瑞先生表面虽然好象是在注意倾听，但其实他脑筋里只听见嗡嗡的一片声音，眼睛里只看见他的嘴唇一开一合，他完全不知道他讲的什么，但现在给他这么一顿，反而惊醒过来，他知道现在又是轮到他发表意见的时候了，因此他除了连连点头之外，又加上一点敷衍，把声音拉长：

“……其实呢，你的话是很对的……”

“还有从国际环境看起来，西班牙的问题闹得这样凶，英法均无力解决，德奥合并以后，东欧形势一天紧张，英法也无法东顾，所以这正给予了日本以自由活动的机会……至于从我们中国抗战的立场来说，日苏冲突，正好把日本的主力牵制在东北，而给予我们以一个反攻的机会。所以我们说现在是我们中国反攻的千载一时的机会！”说到这里他把桌子一拍，提高着嗓子怒吼起来。他好象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位大演说家，正面向着几千人演讲。

“哦，怎么？……”陈国瑞突然张开了一对渴睡的眼睛，惊异地看着那青年演说家的激昂的姿态，他忽然感觉得十分生气，怎么！这小子敢在我面前拍桌子打凳子，教训起我来！叫他滚出去罢，这混蛋。他一打定了主意就踏前一步，举手一挥，猛然地对他说：

“李先生，我劝你还是回家去安静一些好。我

想你这样说十分钟的空话，倒不如我做一分钟的工作。我昨天做工作做了一晚都没有睡，就是你如果不要休息，那也让我休息呀！”他首先强调忙了一晚上没睡，然后一转说要休息，他觉得这是很合乎修辞学的。

“唔，什么？……休息……”李子详噤嘴地说，他真好象是受了一个晴天霹雳。他万万料不到他自己的“伟论”才背诵出三分之一就受到这样的腰斩。他最先不禁十分气忿，因为这位陈国瑞先生显然不是他的知己。但当他一想到他这次来拜访的目的时，他又不能不把涌上来的气一连吞了几吞，面孔上装成了一副笑容，低声地说：

“真是对不起，太打搅了！陈先生既然这样疲乏，那就改天再来请教吧！……不过……”他一手拿起了帽子，口唇边却噤嘴着这个“不过”二字。

“你有什么事那你就赶快说呀……”陈国瑞先生挟着优势，把肚皮一挺，完全自觉着自己的伟大。他心里想，怕你说话说得这样漂亮，只要我一发威，你就发抖得象一枚雏鸡般了。

李子详先把腰一弯，连双膝也屈了一下，然后低声下气地说：

“我现在已失业三个多月……所以，请陈先生设法替我找一个‘救亡’的差事……”

“啊，差事？难……难……而且还要‘救亡’的